Latinxua ny?

Quoyu Romatzyh ny?

Jou Biannming juh.

拉丁化呢？國語羅馬字呢？

周辨明著

厦門大學語言學系刊行

廿五年七月

Amoy Dahcver
Yuyan Cvercih kancyng.
1936

The Alphabetization of Chinese: Shall it be Latinxua or Quoyu Romatzyh?

By

Prof. Chiu Bien-ming, Dr. Phil.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Amoy.

1936

拉丁化呢？國語羅馬字呢？

過去關於文字改革的問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新文字的意義，因爲感覺中國舊文字太困難了，所以才想還定一種最普遍的字母製成拼音新文字來代替。注音符號的ㄅ，ㄆ，ㄇ，雖然也算是一種字母，可是不普遍。現在世界上最普遍的字母，要算羅馬字母了。你看，非特英文，法文，德文以及歐洲其它各國文字；即土耳其文，馬來文，菲律濱文及復興民族的新文字，也都已改用羅字馬。蘇聯的文字雖然帶有希臘字母，但他們的新文字也都採用羅馬字。所以羅馬字母目前可說已經是世界的字母了。咱們中國從注音字母制轉到羅馬字母制，共有十餘年的歷史，到了民國十七年，教育部就正式的公佈國語羅馬字了。國語羅馬字，意思就是採用世界最通用的廿六个羅馬字母製成的拼音新文字。現在商務印書館，及其它書局所出版的

43403

字典辭典，例如王雲五大辭典等，就是以國語羅馬字注音的。

至於拉丁化呢？名稱就和國語不同，但字母却完全一樣，其實所用的何嘗不是羅馬字母。考拉丁原是一種種族的名稱，後來因其政治勢力的拓展而地理的領域也便廣大起來，而羅馬原只是其中一個小城市，後來也因該民族向外的發展而成爲羅馬帝國，所以他們使用的字母——拉丁字母——也才跟着發展起來。沒有羅馬帝國的蓬勃一時，拉丁字母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地有勢力吧！因此，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等，這些從拉丁文脫胎過來的文字，都叫做「羅馬系的文字」(Romance languages)，所以其所用的字母，也就稱爲羅馬字母了。不過，單就名稱上的論爭，畢竟談不到這問題的中心所在。

中國字寫法拉丁化，可以說純粹是受了蘇俄的影響。蘇俄國內種族很多，方言很複雜。他們爲要消滅國內的文

盲起見，便就範圍內的各民族，所有不同的文字，一律給它拉丁化起來，於是製定各地的拉丁化文字。只要能說他們本地的語言，也就不難學會拼寫他們本地的拉丁化文字。他們不主張全國語言統一，因此他們也爲了住在蘇俄數近十萬的華僑，製成了這一套所謂「拉丁化」的新文字。中國字寫法拉丁化，就這樣產生出來了。他們想，中國各地的方言，也都可依樣拉丁化的。其實中國各地多早已有了方言羅馬字，如厦門的羅馬字，將有一百年的歷史，通行閩南一帶，可說是中國拼音文字的最成功者。

文字應該字母化，尤其是羅馬化抑拉丁化，這種見地，我們萬分同情它。「醫生」，「衣裳」兩個詞兒，「醫」跟「衣」同音，咱們應該使兩個同音同調的字同形，一律都給它寫「i」，這的確是很經濟而又很邏輯的。抽象固然比較抽象，但咱們平常說話倒不因爲它們同音，它們抽象，而發生甚麼困難過。現在叫同音的字有同形的文，這也一定

不會有甚麼問題發生，反而是一種很科學的辦法哩！

拉丁化跟國語羅馬字，都是主張採用羅馬字母拼寫新文字，這一點的見解是一致的。不過它們也有絕不相同的地方：

第一：拉丁化學者主張先製成各地的方言拉丁化文字，他們不需要先有一種統一的文字。提倡國語羅馬字的同志們則不然。我們以爲用羅馬字母拼寫方言，那是另外的問題，應該把它們分開討論，絕不可混兩者而同日共語的。假如先製成了各地的拉丁化文字，那中國的語言與文字就沒有統一的希望了。全國實行起新文字來不能一致，這可不是比漢字更糟糕！漢字雖然沒有表音的能力，可是字義字形却普遍了全國。如果你把全國通行的漢字及語詞都譯成各地方言，發音既不同，拼法也就不一樣，如此，則異地人哪能通曉呢？政府的法令，行將局限於一部而不能施行於全國了。

好比「陳」字，厦門話拼爲 Tan，福州話爲 Ding，北平話爲 Chern，廣州話爲 Chan，上海話爲 Dzung。這些不同的發音與寫法，除了語言學者用語言比較法還能夠辨認它們同屬一族人，此外，普通人是得追究到漢字原文「陳」，才會明瞭其眞切的意義。而況方言雖有千來年的歷史，但除了官話區域裏面之外，則簡直沒有人用過純粹的方言，寫出什麼主要的書籍來，可爲今日依据的藍本。（小說海上花列傳雖用過不少「蘇白」，但僅見於對話中而已。厦門話羅馬字有一本搜羅極廣，極完備的詞典，是英人 Carstairs Douglas 編著的，但其他都是與教會有關係的書籍和作品。）

因爲意見的不同，所以彼此所跑的路線也不同。我們是主張先選定一種最有勢力的方言——北平話——做全國標準語的根據，然後製成一套拼音文字，爲全國正式通用的新文字。我們的主張是先集中，而拉丁化的主張是先分

散。我們主張要選定標準，而拉丁化學者們的意思則適得其反。可是他們的北方區拉丁化却也大部份免不了指定山東話以爲根據的，最早的國音字典也曾採用過類似這種音韻學傳統的折衷的北方音，但後來終於改用一種嚴密的標準語了。蓋任何一種文字都必須有標準的寫法。至於說話的人越能依標準發音，固然越好；但卽使不能，這是個人語言才調的不同，誰也沒有權力去強迫人家，叫他說標準的腔調吶。

第二：拉丁化跟國語羅馬字，在紀錄的方法上又迴不相同；拉丁化學者主張聲調要不得，我們却主張非聲調不可。

英文便是只標音而沒標調的例子了。可是你要得到英文的聲調，你是必須由發音準確的英文教師耳提口授而後才能懂。要知道外國語的聲調是跟咱們中國的聲調不一樣啊！外國語的聲調是句調，咱們中國語的聲調是字調。外國語的聲調變了，單獨的原意仍不改變；咱們中國語的聲

調一變，則字的意義便也跟着變換起來。比方 Come 念爲↙Come（如國語的去聲），跟念爲↗Come（如國語的陽聲），釋義是一樣的，同爲「來」的意思，只不過作用不同而已。又如 here 亦然。念爲↙here 解爲「在此」，↗here 解爲「在此嗎」？可是「在此」的意義，仍不喪失。至若中國語則不然，「來」只能說 lair（陽聲），不能說 lay（去聲）或 lae（上聲）；「唱」chang（去聲）不能說「昌」chang（陰聲）或「廠」chaang（上聲）。「買」mae 是上聲，然是一說去聲變成「賣」may，一說陽聲便成「埋」mair 了。也許你到戲場裏聽京戲吧！如果你不是個老在行，那你一定很難聽懂角色們所唱的是什麼？幹嗎這樣？因爲他們把字的調子通通變換了，所以意義也就不容易聽得懂。

中國語的聲調既這樣重要，但拉丁化學者却不問是非一味只是這樣嚷：「我們不要聲調」。可是我們則奉勸他們說：「你們不要聲調不行，因爲中國語的聲調，是中國語

言的特質。我們現在的任務只是要改造紀錄語言的文字，暫時幷不是連語言本體也要改造的啊」！也許拉丁化學者們又說：「如果要聲調，那就太麻煩費事了。」其實：麻煩也自有麻煩的好處啊！咱們既要改革文字，就得製成一種活的文字，如果把調子紀錄下來，便能夠讓人家把文字念得很準確，這有什末不好呢？不然，你是想像學外國文一樣似地要硬記聲調了。這有什麼好處呢？

從前我在英國的時候，倫敦大學的瓊斯Jones把我國各地的方言，像廣東話，福建話等，都用音標把它記錄起來，再注上聲調，然後他念給我聽。眞的，準確極了！所以文字注聲，便念得準；不注聲，便念不準。注聲，起初好像較麻煩，但結果，實在反更容易；不注聲，已經口頭學會了音調，可是，一回頭便又忘記了！就說英文吧！英文雖然可以用國際音標注出很準確的音，但是還要注出調兒，才能念得很準確；例如：Come這個字，單獨一字時固

然念爲↙Come；但Come here的Coune字，你却不能念爲↙Come↙here（兩字均如國語的去聲），一定要念爲國語的陰聲「Come↙here才對。你所以會把語調弄錯，就是因爲沒有注出聲調的關係。假如你多花點工夫把聲調也標出來，那非但不致念錯，還會念出一口很準確的語音來。現在最新的語言教學家如Palmer氏等，就是用注聲調的方法來教授英文的。

拉丁化不要聲調，他們把「新文字月刊」拼成Sin Wenz Yekan，「字」只寫一個「z」的聲母，而沒有元音，這很容易使我們誤念爲輕聲的「z」音哩！各字不注出聲調，要是咱們不是口頭先會國語，那一定沒法兒學念這種文字的。如果叫一外國人來念，聲調無從捉摸，无論如何是念不對的。恐怕要憑着自己的腔調信口胡念，結果是念出一種不倫不類的東西。即使念得出來，那「新文字月刊」是儘有念爲「新蚊子越看」越不懂的可能的。這樣看來，有表示聲調能力

的文字，麻煩雖似較麻煩，但結果反而是更容易的。可以念出很準確的發音跟聲調，這有什麼不好可說呢？這是一點。

第二點：紀錄語言的新文字加上了聲調，不但是可以念得很準確，並且可以增加拼音文字的形狀。國語羅馬字因爲有聲調，所以pai（拍）pair（排）pay（派）dai（呆）跟day（戴）字調不同，字形也就有分別。拉丁化是不要聲調，把前三音都拼成pai，後兩音同樣拼成爲dai了。這樣的結果，是同形的字太多了。拉丁化學者們在他們的「新文字月刊」已有人提到同形字太多的困難（見創刊號頁八）。自然，要解決同音同形的問題，還有其牠方法、如文法的表示，詞類連書等法子。好像「醫生」，「衣裳」是兩個詞兒，咱們可使之連書，拼爲"isheng""ishank"。拉丁化跟國語羅馬字一樣，都是主張詞類連書的。不過，單單詞類連書，還是不夠，因爲雖如此仍不能解決同音字太多的困難。要知道中國現代的口語裏頭，單音組的詞兒仍是有不少在存

留着。即在複音詞中，如「同事」，「同時」；如「主義」，「注意」，「主意」；如「大刀」，「大道」，「大盜」，「打倒」，「達到」；都要有聲調才能分辨清楚的。又如拉丁化的 Zhe sh bush shsh，誰能念出牠的意思來呢？拉丁化者又說，到眞正看不懂的時候，我們斟酌上下文的意思就看得懂了。可是文字主要的一部份，是應用在標語，標題跟廣告上，要一目瞭然，并無上下文可以參照的。所以看見 Wenz的時候，我們要立刻就知道是講「文字」呢，是講「蚊子」呢。ssheng 到底是「私生」，「四聲」，「四省」，或是「死生」呢？

外國字的首輔音母和尾輔音母很多，所以拼音相同的字極少。例如 get, check, stream, place，都是單音組。首輔音有：g, ch, str, pl 而尾輔音就有 -t, -k, -m, -ce 等等的花樣了。中國字的尾輔音却很少，充其量方言裏面有 -m, -n, -ng, -p, -t, -k 等音而已。但到了極進化的北

方話則連 -p, -t, -k, -m, 的尾輔音也被淘汰了。語尾音少，而把聲調的區別也取銷，則拼音字同形的問題，更加困難解決了。況且，中國方言聲調，又有五聲、八聲、九聲……者，而國語僅四聲而已。語詞有四聲，即是等於四個不同的語詞，爲何不注出聲調呢？總之，我們注的是中國語的聲調，不是漢字讀音的聲調。爲增加拼音文字的形狀着想，非把聲調也紀錄下來不可。至於將來的中國話是否演變到爲無字調的語言，這要聽其自然，不能勉強。音標文字創造家，只能取語言學者眞正的態度，把傳達國語最低限度的要素——字音和字調——忠忠實實地紀錄下來；因爲他們目下所負的使命，是只在改革中國的文字而已，至於改造中國的語言，這個根本是還談不到的。何況中國語，在本身的構造上，是世界最進化的語言啊！

上邊兒所說的是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兩種根本不同的主張，現在咱們再來談談牠們倆的字母吧！

拉丁化跟國語羅馬字，雖同樣地採用羅馬字母，但念的音却有點不一樣。不過，大體上仍是相同的。如果咱們要詳細的討論與批評，則恐本刊篇幅不能容納。也罷，咱們就隨便談牠幾個！

我深深地感覺到拉丁化用x爲厂音是很不方便。還記得以前我也曾主張利用x爲厂音，因爲國際音標先就這樣用的。後來我放棄了這個主張，因爲習用上厂寫爲h的是比較寫爲x的普遍。拉丁化不用h，便是錯過了一個很有用的字母。把「好」字拼爲xao那不若國語羅馬字的拼爲hao遠甚！X-ray不念爲「愛克司光」，而念爲「厂光」，可不就失了這個字母的國際性嗎？還有代數學的x y z，他們是要怎樣念的呢？

國語羅馬字跟拉丁化，在b, p, f, m, d, t, n, l, g, k, ch, sh, s的運用，是一樣的。所不同者，列表如下：

注音符號	國語羅馬字		拉丁化
	G. R.	Q. R.	Latinxua
ㄏ	h	h	x
ㄐ	j	j, tz	g, z
ㄑ	ch	ch, ts	k, c
ㄒ	sh	c, s	x, s
ㄓ	j	j	zh
ㄖ	r	r	rh
ㄗ	tz	tz	z
ㄘ	ts	ts	c
ㄩ	iu	ü(v)	y

Q. R. = Quoyu Romatzyh.
G. R. = Gwoyeu Romatzyh.

相同的字母有十三個，不同的有九個。所以不同的原因是他們所根據的藍本是Esperanto，其性質爲「日爾曼的」與「斯拉夫的」，但我們的根據是羅馬系語言的拼音。其中最顯著的關鍵就是j字音值之不同。但我們可以說，「羅

馬系」字母的音值的國際性是比「斯拉夫系」字母的音值的國際性強，因爲「羅馬系」裏頭包涵有英語、法語這些國際上有地位有普遍性的語言。(英語雖屬「日爾曼系」，但實際却受不少「羅馬系」的劇烈的影響。)就因了這個原故，所以最前進的萬國通語創造家 Otto Jespersen 氏的 Novial 語，也是偏於羅馬化這方面的。我們拼評拉丁化所採用的字母音值，也不過是說他們缺乏最廣闊的國際性罷了。

國語以前的一切拼音，大都是採韋氏制的 Wade system。這實在有不少的缺點。例如：「張宗昌」，韋氏拼爲 Chang Tsung-ch'ang。「昌」字上面的一個「，」號，無論如何是費事而又省不得的。可是到了國語羅馬字，却把「張宗昌」這三字拼爲 Jang Tzongchang，可以不要「，」號，這是何等簡便的一回事！又如韋氏拼「陳」爲 Ch'ên²，要有「'」、「ˇ」、「2」等符號在字角標出才能表示牠的眞正的發音，而國語羅馬字寫「陳」爲 Chern，用不着零星的符號來幫

助，牠本身就會表示着眞正準確的音調。其牠如「鄭」是Jeng，「爭」是jeng。dau(刀)是陰聲，dao(倒)是上聲，daw(到)是去聲；tai胎(陰)，tair台(陽)tae(上)，tay太(去)。ma媽，mar麻，maa馬，mah罵…等等例子，調子不同，字形也就跟着改變了，一點兒也不借重着什麼符號。這種既經濟，又巧妙，的拼法，決不是如拉丁化學者們心目中所意識的那末難。而況到了新文字能成立的時期，學的人是直接就文字本身連音帶調學下去的，同外國人之讀其本國文一般，初不必強其分辨四聲與聲調的變化。

採用國語羅馬字，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很容易譯讀外國的詞兒。例如：Darwin本爲兩個音節，但漢字却譯成「達爾文」三個音節，這是多麼笨拙！在國語羅馬字碰到這種詞兒則儘可不譯，直接讀牠爲陽聲的「ㄉㄚㄨㄣ」好了。Taylor也不必譯，就把牠當爲有字調的「太羅」中國字念。Martin不應該譯念爲「馬爾定」，而必得念爲「麻爾」才

對。這是多麼省事而又巧妙啊！

也許有人要懷疑：國語羅馬字到底推行得通嗎？我說，一定行得通。拉丁化想要馬上打倒漢字。漢字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過去的中國文化與學術，都以漢字爲唯一的紀錄的工具。目前能否打倒牠，我們實在無法可顧慮到這個問題。不過，爲將來大多數民衆謀利益起見，我們得努力提倡拼音的新文字。漢字不但難學，難寫，並且不能利用西文最新的印刷機和打字機。你看辦公室裏的中文書記吧！要寫一封信，就得先打个底稿，改了改，然後才端楷的謄正起來。如此費事，試問一天一人能寫多少字呢？這在時間上可不是太不經濟嗎？如果是用字母拼音的文字，那可便當得多了，打字機可以拿來利用，瞬息了事，剩下的時間，儘可讓我們多做些旁的事情。

咱們倘若是以爲漢字非打倒不可的話，那也非用音調兩全，組織完密的文字——國語羅馬字——不行。拉丁化

學者常喜歡說，國語羅馬字是記注漢字的音調：所以不能打倒漢字而自立。這實在是根本的錯誤；難道他們還不知道漢字之所以含有聲調，是因爲漢字的根據——中國話——本來就有聲調的。而國語羅馬字所拼成的有聲調的新文字，牠正是唯一紀錄中國活語言的新工具。拉丁化既不能表示中國語言的聲調，則不足算爲中國話的忠實的代表，也不能把漢字打倒，而自己取而代了牠。根本上漢字的成立，不是專靠着音聲和調子，而是靠牠形體的不同，所以要打倒漢字，也非多方設法子把新文字的形狀加增不可。

又有人以爲目前就可利用國語羅馬字去教文盲，這也是外行的話。在北方這或者還行得通，在南方斷斷不可能，因爲時期未到，文盲雖學了也苦於不能致用。宣傳拼音文字的方法，要緊還是咱們這般非文盲者先去學會，而後多多的寫作新文字的讀物；讀物多了，於是可向民間的文盲去推行。也唯有這樣，新文字推行了，才會有良好的

結果。

話可不要拉得太長了。本文所要解決的，只是今日的所謂「新文字」，配得上名符其實的，畢竟是拉丁化呢？國語羅馬字呢？當然的——

1. 國語羅馬字曾經政府正式公布，牠可說是新文字的正統派。

2. 國語羅馬字，係由我國的若干語言學專家，聲韻學專家經過相當時間的研究，愼重製成的。牠有最廣大的國際性，此爲拉丁化所不及，所以我們主張新文字該是國語羅馬字。

3. 國語羅馬字，能夠幫助大家發出腔正調順的標準語，而拉丁化則不能。

4. 只有國語羅馬字才能忠實地紀錄咱們的口頭語，拉丁化在這點也很難辦得到（記也許會，然而記出來要人家看了懂，這才麻煩哩）。

5. 拉丁化在原理上與應用上，都沒有甚麼新的貢獻。羅馬字母原來只廿六個，如 q, h, v, j, 都不能充實地應用出來。他們最基本的主張，是不要注聲調的，那是很容易辦到的。國語羅馬字要是不注聲調，也是可以的。簡直就用韋氏制度，除聲棄調；更加便利，更加通行。至於方言拉丁化，用現成的方言羅馬字，把聲調除去亦是可以。人家早已通行完密的制度棄而不用，爲甚麼要重起爐灶呢？所以我說拉丁化是多餘的。

無疑地，我們要承認國語羅馬字比拉丁化強得多。

自然地，這不是說國語羅馬字已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而不可再有移易的了。咱們所承認的不過是幾个國語羅馬字組織上犖犖大者的原則。還有許許多多細節的問題，是要等到經過了大規模的實驗之後，才能夠解決的。中國拼音文字的能否成功，視乎我們的文人——如胡適之、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郁達夫之流——肯不肯用拼音文字

去著書立說。我們只是清道夫，最多不過是個開路先鋒罷了。同時我們也希望拉丁化能同我們分道揚鑣努力去作大規模的運動與嘗試。不過，他們一時据以自慰的表面的成功，這終不能叫我們信服。他們說，拉丁化好比是飛機，而國語羅馬字則是火輪船而已。也好！我們姑讓步承認了這話，我們是火輪船。在中國，會駕駛飛機與坐飛機的人恐怕還是很少數的吧，而且坐飛機抑駕飛機，偶因天象變化，則時時刻刻都有自高空掉下的危險。我們寧願同大衆坐較穩固的火輪船，我們將在狂濤巨浪中邁步前進。沈有乾論簡體字說得好：「誰都承認阿米巴的面貌比人的面貌簡單，誰都曉得人的面貌比阿米巴的面貌容易認識。」國語羅馬字跟拉丁化，哪一個是人的面貌，哪一個是阿米巴的面貌，凡有常識者，當不難一目瞭然也。

最後我有一個挑戰。現在大家作此問題的論爭都是還倚靠着漢字而傳達意思的。那拉丁化學者們旣口口聲聲要

打倒漢字。那末，他們應該卽刻脫離了漢字；無論寫作或辯論，都應該澈底地用拉丁化文字表達出來才行。同時我們也純粹用國語羅馬字和他們切磋。各人各走自己的路。瞧吧！此路竟是誰人走得通！

厦門大學「邯堡」。廿五年，六月廿二日修正。

附 錄

國語音學與新文字問題
QUOYU INCVER yu SIN WENTZYH WENNTIR

Cverchi Shyhyann — — — — Amoy Dahcver,

1936 nyan, *6* yueh *11* ryh.

1. Bfohsiee.

2. Baa diiciah jey-duann ihsiee Quoyu Romatzyh:

捨不得一根毛兒

有個猴兒死了，見了閻王，他就求着要脫生個人。閻王說："人生上沒有毛兒，你若想着脫生人，先得把你身上那毛都拔了去。"那猴說："是了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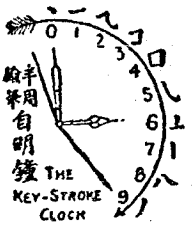
閻王就叫小鬼來給他拔毛兒，幾拔了一根，那猴就疼得受不了。閻王笑着說："你一根毛兒也捨不得拔，你怎麼着爲人呢？"

3. Baa yunnmuu shengdiaw dy jibeen faatzer, yonq beauger siee chulai.

4. Dueyur Sin Wentzyh Wenntir, nii yo sherne gaanseang huosh irwenn, tsiing yonq Quoyu Romatzyh beaudar chulai.

Juukao-ren:

JOU BIANNMING.



半周鑰筆索引法說明　周辨明著

The Key-Stroke System for Indexing Chinese. By Chiu Bien-ming. $0.20

半周鑰筆國音字彙及電報書　周辨明編

A Quoyu Pronouncing Dictionary and Cipher Code. By Chiu Bien-ming.

(廿五年八月間出版)

中文圖書索引與「半周鑰筆法」　周辨明著

The Key-Stroke Indexing System and the Chinese Library. By Chiu Bien-ming. $0.20

半周鑰筆索引法編排 } 說文解字(附註古音及方音)　周辨明撰

The *Shuo Wen* or Chinese Paleographic Dictionary,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Key-Stroke Index System and annotated with ancient and dialect pronunciations. By Chiu Bien-ming. (編輯中 *In preparation*)

德漢對照基本德文科學文　(商務出版)

Deutsches Lesebuch für Wissenschaftler mit chinesischen Uebersetzungen.

萬國通語論　周辨明編譯　(商務出版)

The Problem of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Translated by Chiu Bien-ming. $0.50

廈語音韻聲調之構造與性質(英文本)　周辨明著

The Phonetic Structure and Tone Behaviour in Hagu. (*Reprint*) By Chiu Bien-ming. $0.50

#八
廿五年八月十四日
胡同英先生贈送

廈門大學語言學系出版書籍

主編　周辨明

Publica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Amoy.

Edited by Prof. CHIU BIEN-MING, Dr. Phil.

國語羅馬字法式說明
The Quoyu Romatzyh System　　定價 $0.20

前驅國語羅馬字讀本
Tsyanchv Quoyu Romatzyh Reader　　$0.25

國語羅馬字標準國語教本
The Standard Quoyu Manual　　$0.30

拉丁化呢？國語羅馬字呢？　周辨明著　Latinxua ny? Quoyu Romatzyh ny? By Chiu Bien-ming.　$0.05

標準語羅馬字辭彙　周辨明編
A Standard Quoyu Romatzyh Spelling Glossary. By Chiu Bien-ming.　(廿五年九月出版)

國語厦語注音漢英對譯辭典　周辨明編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with Quoyu and Hagu Pronunciations. By Chiu Bien-ming.
(編輯中 *In preparation*)

英語口授法課本
Lessons in English by the Oral Method　　$1.00